

冯积岐 著

冯积岐作品集

逃离

他是继贾平凹、陈忠实之后，陕籍作家又一领军人物
他被誉为“下一位引发世界瞩目的中国作家”

他是——冯积岐

一份年龄逆袭人生，他与她逃离尘世躲进深山

一份心动魄悲怆激荡，命运逃无可逃何处是归程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冯积岐 著

冯积岐作品集

逃离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离 / 冯积岐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4
(冯积岐作品集)

ISBN 978-7-5039-5567-9

I. ①逃…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8044号

逃离

(冯积岐作品集)

著 者 冯积岐

责任编辑 潘 艳

封面设计 顾 紫

版式设计 姚雪媛 马夕雯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90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39-5567-9

定 价 25.00元

出版说明

第一次注意到冯积岐的名字，还是在凤凰网读书频道的连载栏目中。当时，在连续数月的连载书目中，《村子》的名字一直赫然在目，给人印象深刻。虽然当时没有仔细阅读小说文本，但作者的名字却是记下了。后来，承蒙《文艺研究》主编方宁兄的介绍，冯积岐的新作《非常时期》被推荐到文化艺术出版社时，“冯积岐”已不是陌生的名字了。《非常时期》在2013年初出版，这已是他的第九部长篇小说了。

其实，身为陕西作协副主席的冯积岐早已不是文坛的新人。这位西北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是一位勤勉的耕耘者。三十年来，不论流行的风气如何变化，也不管外界对他的作品如何评价，冯积岐一直守着自己的信念，执着地前行着，犹如一头饱经沧桑的黄牛。从1983年第一篇短篇小说问世以来，三十年笔耕不辍，迄今已经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作品，除了九部长篇小说以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结构精巧，语言特色鲜明，在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为作者在圈内博得了“短篇王”的美誉。

在作品的风格上，冯积岐的创作与柳青、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众多陕西作家的创作有着天然的血缘相似，他凭借深

刻的生活体验，以浓烈的感情色彩和朴实的叙述语言，勾勒出一幅幅描绘关中风情的世俗画卷，浓墨重彩、撼人心魄。

冯积岐对自己的创作要求甚高，“不仅写时代的变迁史，主要写人物的心灵史，写出人性的复杂性、变化性；写人的文化心理”。然而，特殊的经历以及随之而形成的心理个性，使得冯积岐的作品往往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凝重和灰色。他的小说中，几乎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做凤山县松陵村的地方，这是一个虚构的乡村世界，也是作者试图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焦虑、困惑、不安和迷茫的平台。通过“松陵村”形形色色人物的纠葛和挣扎，在荒诞与暴力叙述中揭示人生的无奈和人性的弱点，读来常常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和纠结。著名作家陈忠实曾经赞扬冯积岐“以执拗的个性和已具备的强大的思想，勇敢地直面乡村社会，以几近完美的艺术表述，把自己独特的乡村社会的体验呈现给我们，让我不仅认知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层裂变，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资信赖的参照”。

对于冯积岐的创作成就和作品的水平，业内早已有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从世俗的标准看，冯积岐似乎并不出名，他的作品也没有引起市场充分的关注。这种名不副实现象伴随着冯积岐在创作道路上的执着而显得日益突出，以致现象本身也都成为人们研究的课题。对此，作者自己也毫不掩饰内心的沮丧：“我有时感到很凄凉，有一种惨败感，就像匈牙利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凯尔泰斯所说：这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我渴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做不到。”熟悉中外文学史的读者，对于这样的喟叹应该是并不陌生。在一个浮躁和迷茫的时代，

冯积岐的挫败感多少带有几分宿命的味道。

不过，有些东西的价值，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此次，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的“冯积岐作品集”（第一辑）集中收录了冯积岐的八部长篇小说，这里面包括已负盛名的《村子》《遍地温柔》，也包括颇有争议的《沉默的季节》《粉碎》。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冯积岐用他的情感和心血营造出的艺术世界，也集中显示了冯积岐“写时代的变迁史、写人物的心灵史”的艺术追求。这些作品的集中展示，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冯积岐，了解这位西北作家独具面目的文学成就，也试图对冯积岐文学创作的价值作出一种新的定位和诠释。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年4月

自序

冯积岐

我是1983年在《延河》杂志第五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续绳》的。手中的这支笔如同卡夫卡笔下的那只能飞的“桶”，我骑着它不知不觉把三十年的时光耗尽了。一个满头乌发、步健神奕的小伙子被文字排列组合成弯腰曲背、满脸皱纹的半老头子了。为此，我并不遗憾，因为我的身后有用自己的文字砌起来的一级一级的台阶，台阶上坐着的有紧张、不安、焦虑和痛苦，也有短暂的安慰、欣慰、幸运和愉快。我不止一次地、由衷地喟叹过，我是一个惨败者。这种很悲观的情绪影子一般伴随了我大半生。令我自豪的是，我将自己的健康、激情、尊严，乃至生命中最灿烂的部分付给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令我自豪的是，我和我笔下的各色人等生活了三十年，他们有各自的面目，各自的性格，各自的神态。

我的全部愿望就是：用自己的一支笔把人物固定在纸上，等我死去之后，我的人物还活在读者心中，那时候，我的灵魂也能安宁了。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艺术探索是一件艰难而又需要拿出勇气的事情。跟在别人后面走固然轻松，但留下的脚印如同枯枝败叶，风一吹，就没有了。我的小说从一开初就没有固定在一

个模式上。也许，读者从我结集的作品中能看出其中的变化和差异。

十年前，我就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结集出版。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这里结集的作品不仅记录了我的创作历程，也同时记录着我的情感历程、生活历程和生命历程。结集出版作品，无疑是对自己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毫不脸红地承认，自己成熟的过程也是对原始的冲动削减的过程，是自己的勇气被功利掩埋的过程。因此，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一生都要对自己有所警惕。

就结集的文字来说不算少了。可是，面对浩瀚的世界文学，面对诸多的文学大师，我真的缺少成就感。我只能无奈地说，我这样写了，我这样写过，而且，还将继续写下去。

在此，我真诚地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为我编辑这部文集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的慧眼和劳动，我的作品就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与读者见面。

癸巳年春于西安

冯娟

目 录

- 1 | **第一章 阵痛之前** (1989年9月23日)
- 城市张扬的欲望像一张大网，会网住她的。我带她进山时，就是这么想的。但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在她的十八岁，会发生在桃花山。
- 83 | **第二章 阵痛** (1990年4月5日)
- 我们走进了如注的大雨之中。黑夜一口吞没了一副担架和五个人。南兰继续呻吟着。她的声音被雨声撕成了碎片。
- 149 | **第三章 夜行** (1990年4月5日夜)
- 天星的心里好像有很痛苦的东西，他被这些东西纠缠着，他和南兰相好，只是为了解脱他的痛苦。在事业上失败了的男人往往试图通过爱情突围。那是枉然。

195 | **第四章 黎明和黎明以后** (1990年4月6日黎明)

我原以为，我和你找到了一个适合我们的好环境。可我们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的。省城里和桃花山并没有多少区别。

237 | **第五章 阳光灿烂的晌午** (1999年9月23日)

世间的事情依旧会悄无声息地轰轰烈烈地进展。你凭吊南兰，你了解山里人的生活，你所做的一切都应当是改变自己，使自己变得坚强，顽强地活下去。

冯烈文

第一章 阵痛之前

(1989年9月23日)

城市张扬的欲望像一张大网，会网住她的。我带她进山时，就是这么想的。但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在她的十八岁，会发生在桃花山。

1. 牛天星

南兰迈着轻盈而玲珑的步子走在我的前面。我丢下她那富有弹性的脊背，目光爬上白皙的脖颈从南兰的头顶上仰视而过：对面山头上的松树挂在褐灰色的岩石上，凝重的老绿色没有变，比二十年前更老练更深沉了。我气喘吁吁地向山顶上爬去，已经落进了山凹之中的太阳似乎是气喘吁吁地向上挣扎。山顶上清爽的空气中有一缕淡淡的铁锈味儿。草是红的，岩石是红的，苍翠的松树上也披着星星点点的红颜色，落日最后的绚丽在山顶上展示得清晰无比。我看见，松树的根就扎在岩石中，铁面无情的岩石仿佛被树根钻开了一条缝。从山顶上下来，粮子老汉正在院畔收拾山犁，他大约看见我爬上了山顶，大惑不解地问道：“山顶上有什么看头？”我没有给粮子老汉直说我不相信岩石中没有一点儿黄土竟然会长出松树来，我笑了笑，收藏了我的疑虑，淡淡地说：“上去看看景致。”“当当”两声，粮子老汉将犁铧在山犁上有分寸地碰了两下，算是对我那可笑的行为的回答。我不再怀疑树木生长的真实性——它们就是生长在岩石上，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凝视着那些岿然不动、神态从容的松树，由衷地感叹和二十年前的不期而遇。这些松树携带了二十年的时光一点儿也不显老，它们身后的日子长着呢。南兰像紧抱着她的生命似的

紧抱着那个简单的画板。她突然产生写生的欲望，叫我去看她素描山里的仲秋和秋收秋种的农民。三个多月了，南兰只画了几张画，她的心思没在作画上，那几张缺少激情的画面上游走着她易变的心境。

“山里的秋天就是美！”南兰的赞叹中免不了含有印刷品的味儿。

“美什么美？”我说。

“就是美，比你们省城里美。”南兰坚定地说。

在我看来，她是个未谙世事的小姑娘，她用清纯得近乎透明的目光审度、过滤她所目击和感觉到的事物，而且将它付诸于语言，无所保留。因此她有足够的理由忽略我的烦躁、苦闷和心中的空空荡荡。

“你不去？”南兰的眼神紧逼着我。

“去。咋能不去呢？”

我们走出了茅草味儿浓郁的草房。南兰挽住我，脑袋偏过来倚在我的臂膀上。白花花的小路探头探脑地从院畔钻过去溜进了勾挂牵连的草丛之中。路面太窄，不可容忍两个并排行走着的人，我们只好分开手，一前一后地行走在生硬的山路上。南兰赌气似的和不容纳我们相依相偎的小路较量，她的双脚踏进了乱草之中又挽住了我。

“唉哟！”

南兰夸张地叫了一声，手臂从挽住我的胳膊上脱落了。

“咋啦？”

“狗咬了我一口！”

南兰抚摸自己的脚踝。她大约被藏在乱草中的枣刺刺着了。我要看刺得严重不严重，她不叫我看。

“你看你，走在路上得提防着，”我说，“路上满是狗，小心再咬你。”

“它敢？”

南兰举起画板在路旁的茅草上扑打，那样子，完全是一个小孩子的做派。

孩子，你真是个孩子，南兰。

谁是你的孩子？

你，南兰。你是我的小姑娘。

我才不是，我永远不做你的小姑娘；永、远、不、做。

房间里的光线柔和而细腻，南兰一只手托住下巴，胳膊支在桌子上，不眨眼地看着我。我从她的目光中捕捉到的是单纯、热情、真切以及和年龄不相配的冲动。她坐在那儿看人的姿势比她的年龄还稚嫩。

第一次收到南兰的信，她称我牛老师，书信的语气、书信的内容和书信中逸散出来的情感恰如其分地囿于老师和学生之间。从以后的每一封来信中我都能看见有一座尊敬的冰山晶莹透亮地竖立在我与南兰之间，透过这座冰山我恍然窥视到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儿朝大她将近二十岁的男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领域尊敬地注目。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座理智的冰山渐渐地消融了，垮掉了，直至荡然无存了。原来，这座看似坚硬如铁的冰山只不过是我和南兰遮掩彼此的屏障，薄如丝绢的屏障。先是把牛老师悄悄地换成了天星老师。后来，老师不见了，只剩下了天星。再后来，称呼

只变成了一颗：“星”。我是在南兰十七岁生日过后作为一颗“星”落进她那纯洁无瑕的心目中的。你必须承认，是你默认、接受了从老师到“星”的演变过程；你必须承认，南兰的情感变化正是你所需要的效果；你必须承认，这是和你老练地影响、诱导她分不开的。你妄图用语言混淆她的情感以掩饰你的欲望，其实，你的目的早已赤条条地站立在南兰跟前了：我的小女儿（看似用伦理拒绝），我的学生（看似用冰山遮挡），我的朋友（看似合乎常情的忘年之交），我的精神上的小情人（只停留在精神上是小心翼翼地试探）。你就是这样把各种人际关系糅合在一块儿压在了她身上。信发出去后，你忐忑不安，你大概觉得，十六岁的小女孩的情感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她们内心常常隐伏着一种过于天真过于单纯和许多即兴的、易生易灭的想法：或者叫做游戏，或者叫做恶作剧。你猜测，后果不外乎两种：或者被南兰用孩子的语言毫不留情地骂一顿，或者是“星”和“兰”的会合默契（当然，这是最理想的）。为了挽救你自己，你给南兰寄了一本《毕加索传》，你在信中给南兰说，你是学画画儿的，读一读大师的传记对你作画是有好处的。你故意明确地暗示南兰：你不是玛丽（十七岁的中学生，后来爱上了近五十岁的毕加索），我不是毕加索。你焦灼地等待南兰给你的回信。你挨过去了好几天，终于拿到了南兰从凤山县高中寄来的信，拆信时，你的手臂不由得颤抖着，心跳的加速难以按捺，展开信，你的眼睛发亮了：星，我就是玛丽，你就是毕加索。南兰的声音平静、认真，一丝不苟的，没有游戏的意味。她的一句话挽救了你。你捏着信闭上了眼睛，让眼前头出现短暂的黑暗，头脑里什么也不装，一

颗不安的心平稳地安置下来了。因为你的精神和肉体还是不好握手言和，还是在相互对抗之中，所以，你迟迟不能进入南兰的肉体，使她成为你需要的情人。你总想用双手稳住你左右摇摆的精神，劝慰它，让它就范，可是，你的精神不安分，一松手，就向肉体反戈一击。精神的活跃使你陷入了两难的泥淖。

南兰那条乌黑发亮的毛辫子轻柔地摆动着，随着小路上坑坑洼洼的增加，摆动的幅度在变化。我恍然看见南兰的长毛辫子变成了一只毛毛虫，爬到了她的衣服下面，穿透了她的脊背，穿透了她的肌肉、骨头、血液和神经，咬住了她的心脏……我真有点担心！

“唉哟！”南兰惊讶地叫了一声，“蛇！”

南兰猛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脸上的表情陡然变得惊恐不安，已显丰满的躯体在我的感觉中纤弱而瘦小。她被吓住了，她用对我的搂抱表示需要我的呵护。她的胸脯紧紧地贴住我的胸脯。她微微地战栗着。她哈在我的脖颈上的气息也在战栗和浮游。我垂下眼看着她的满头的秀发，看着她抱着我的手臂。我的一只手在她的长毛辫子上抚摸，她的长毛辫子像她的呼吸一样不太平静。我在心中默许过，要呵护她的精神呵护她的肉体。我要竭力保护一个少女的贞洁。我当面答应过她，要呵护她。我是在呵护的名义下离开省城，带着她走进桃花山的。城市里的灰尘是很厉害的，会悄然无声地污染她，山里的空气是洁净的，山里的空气才养育人。我当初的想法真的就这么单纯。

“南兰，你的眼睛大概看花了，”我说，“不会有蛇的。”

“没有看花，”南兰说，“我看见有几条蛇在路上朝我吐